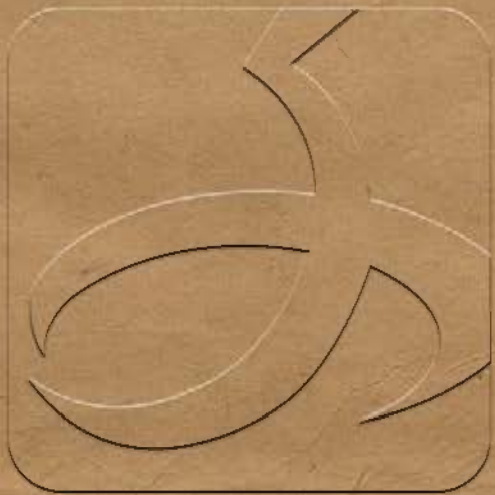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史記菁華錄

卷三

絳侯周勃世家

伯夷列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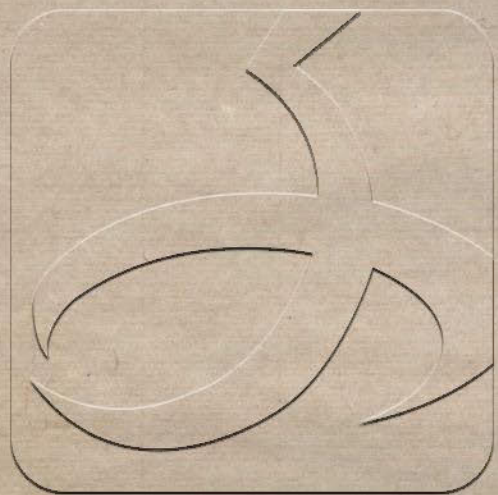
司馬穰苴列傳

商君列傳

張儀列傳

孟子荀卿列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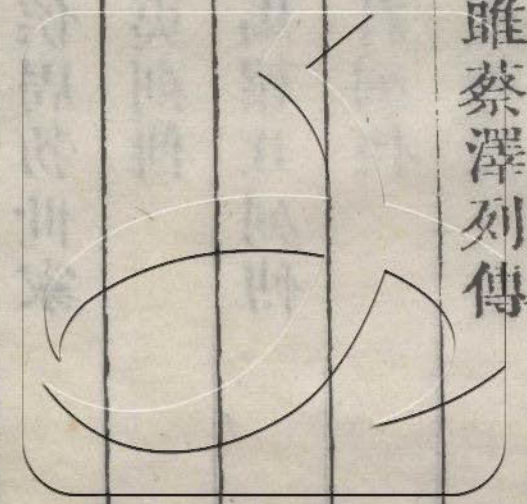
孟嘗君列傳



平原君列傳

信陵君列傳

范雎蔡澤列傳



史記卷之三

高祖功臣中惟勃
最樸至故帝亦以
厚重少文稱之然
智短術淺誅諸呂
立代王之後位極
人臣而無所建白
既不能為留侯赤
松之高又不能效
曲逆彌縫之密而
徒疑疑畏懼衆甲
防誅向非文帝之
寬仁椒房之戚誼
菹醢之災行將及
矣急流勇退君子
所以貴知幾也史

絳侯周勃世家

文帝既立以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食邑萬戶

蓋賓主定體無之居月餘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

代王帝即文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寵久之

即禍及身矣則謂其自愧不如陳平乃歸印此等或

虛或實各有妙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

歲餘丞相平卒上復以勃為丞相十餘月謂何而復

居之不疑勃之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未能行

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心實忌之節詞乃免相就國



公畫勃之拙厚處
翔翔欲活可謂寫

又遙接以公主為
證一段夾叙薄昭
太后二段於中派
然無痕真正神筆

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披
甲合家人持兵以見之不學無術可憫且使上果欲誅之雖披甲持兵何益適以
自招讒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
諍耳事長安逮捕勃治之又朝廷下之長安捕送也勃恐不知
置辭吏稍侵辱之細寫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
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證千古錢神有靈猶公主者
孝文帝女也倒注法史勃太子勝之尙之故獄吏教
引為證畧注又起一事夾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
昭及繫急薄昭為言薄太后亦一獄吏行徑昭以貴
咸將軍而若此宜其卒

史公敘法有極不省
視茲侯徐厲為將軍軍
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條侯周亞夫勃

以貽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
敗也冠也提與抵通曰絳侯縮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
帝擲而擊之也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惟太后數語文帝
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
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
安知獄吏之貴乎音曷曷妙絕
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大人邊乃以宗正劉禮為將軍
軍霸上史公敘法有極不省視茲侯徐厲為將軍軍
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條侯周亞夫勃

御勞軍千古美
於自著其能以邀
主眷耳行軍之要
固不在此也何者
當時遣三將軍出
屯倫胡既非臨陣
之時則執兵介冑
傳呼關門一何過
倨况軍屯首重倘
探豈有天子勞軍
已歷兩寨而亞夫

尚未知之理乃至
先驅既至猶閉壁
門都尉申辭令天
子亦遵軍令不亦
甚乎然其持重之
體迥異他軍則雖
處囊中脫穎而出
亞夫之謀亦工矣
顧非文帝之賢安
能相尚於形迹之
哉

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
下騎送迎此又極省只用兩句反映已而之細柳軍
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作臨陣之態豈非
人主天子先驅至不得入若先驅得入則不能令天
乎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極意軍中
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妙
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此亦天子之詔也天子
為其整肅之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
已見也倨甚未至則不受至則受之
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乃至以
約束吏

者約束天子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聖天至營將軍亞
夫持兵揖曰倨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
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細
文帝益見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描一筆文帝曰嗟乎
此真將軍矣斷語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
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觀高帝長稱
符一事亞夫實加人等稱善者久之餘音月餘三
軍皆罷乃拜亞夫為中尉孝文且崩時誡太子曰即
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聖天子留心邊務文帝

條侯於細柳勞軍
一案贊中所謂持
威重也固斬封爵
一案贊中所謂執
堅忍也合之總是
一個不學幸遇文
帝之寬則為能臣
不幸遇景帝之忤
刻即為大僂嗚呼
大臣安可以不學

後世之冠準夏
言均是正人卒以
是賈禍可以鑒矣

此後世之冠準夏
言均是正人卒以
是賈禍可以鑒矣

崩拜亞夫為車騎將軍

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自此一句起案連綿

其中忽合忽離忽隱景帝讓曰始南皮章武侯先帝

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心實欲之托詞

皮章武二侯俱實太后曰人主各以時行耳自竇長

君在時竟不得侯似家人口角死後乃封其子彭祖

願得侯吾甚恨之說得動人加帝趣侯信也景帝曰

請得與丞相議之漸漸引下此是丞相議之亞夫曰

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

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在亞夫

正然不得謂非文帝時一番剛倨之用有以馴致景

帝默然而止漸來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景帝

欲侯之以勸後此段忽離開其實丞相亞夫曰彼背

其主降陛下階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

向奴降王得侯者甚多景帝曰丞相議不可用緊一

為列侯亞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頃之景

帝居禁中召條侯以病免相則封建之權已不關亞

為條侯計者宜於不用其議輒封匈奴降王之後亟風御史請侯王信而自贊成之此於朝天初無所損且寧以已侯必不能禁王氏之終不侯也乃至召食面譴而猶然辭色怏怏尚縱驕子置買尚方禁物又與工人競錙銖之利愆出納之期以至身死國亡為天下慘矣崇伯取突手憐直官

只致痛于鄙夫如條侯者亦何足為君子所惜哉

不肯忘情賜食獨置大馘無切肉又不置櫛論頭條于亞夫也出顧謂何席主宴取櫛景帝視而笑曰此侯心不平以嬉笑為怒罵危哉言人欲有所為非不足君所乎而不嫌于意猶人之欲食而不足干具也明指阻條侯免冠謝上起條侯因趨出景帝以后弟之封目送之曰此怏怏者悻直難非少主臣也言非子孫也一步緊一步居無何條侯子為父買工官尚方甲而殺之意決矣馴貌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工官造作之府尚方甲楯猶後人所云內府器也庸字也上庸字以工費言工人來取價庸難不即予也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汗條侯上云下庸字即指工人

葬者先為條侯出罪下云連汗條侯見其不過書既因于事染議總以明景帝之尋釁以成於殺也聞上上下下吏吏簿責條侯條侯不對景帝罵之曰吾不用也召詣廷尉一步緊一步蓋條侯大臣恐帝復明示吏以必廷尉責曰君侯欲反耶亞夫曰臣所買殺之機也器乃葬器也何謂反耶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深文周內却吏侵之益急皆自帝不初吏捕條侯條侯欲自殺此數語只為篇首相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國除強項人至絕一歲景帝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為平此可嘆

曲侯此下仍勃傳續絳侯後十九年卒諡為共侯子建德

代侯十三年為太子太傅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

罪國除二句未定宜云元鼎五年坐條侯果餓死接

死後景帝乃封王信為蓋侯以此語結條侯傳妙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樸人也勃終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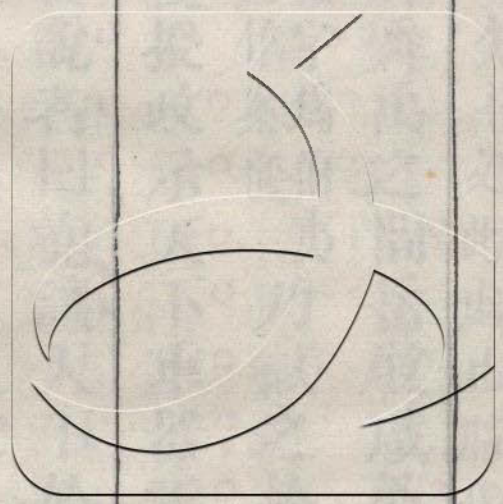
語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

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

哉此事獨用極贊亦公道語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六字斷

辱榮穰苴有加焉足已而不學真守節不遜帶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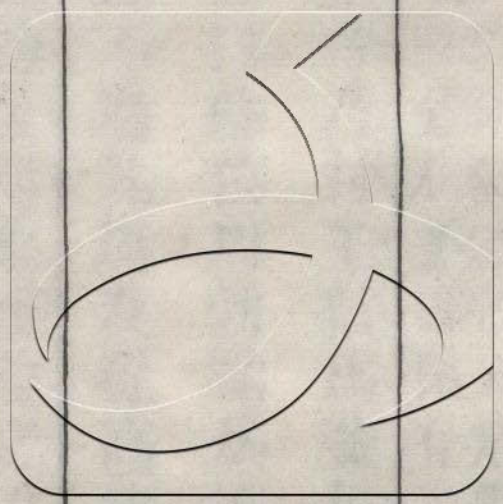
以窮困悲夫



從又高世之行必
徵信于古人書籍
而古昔遺文散逸
不少故又必得古
聖人稱許而後可
斷其必傳通篇只
是此意到底惟天
道無親以下六行
以胸中感慨卒
旨其文如草
線處處照應
奇而不詭

伯夷列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
 之文可知也。詩書六藝皆孔子手定之堯將遜位，讓
 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此虞夏之文信而可知
 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此虞夏之文信而可知
 之讓國作案也。伯夷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
 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
 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
 隱。再引一輩讓天下之人是不見于虞夏之書及夏
 者，而其人則亦虞夏間人，故不應獨缺也。太史公曰：
 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難信



詩即采薇之歌也詩既軼則亦將埋沒不傳矣終賴孔子嘗稱之所以獨得不朽此特插孔子于前之故也而其文勢抑以孔子兩稱其不怨及睹軼詩則又深似有怨者故曰可異

惟其立意在彼而文勢在此所以令人目迷得其脉則瞭如指掌矣

引其父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既有家又似實而可信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方明點孔如吳太伯伯夷子作主腦之倫詳矣言伯夷又陪一太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伯文章離合入妙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以如許之人不應見遺于虞夏之文終作一疑案畧結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本意謂人之怨伯夷者希此處只作伯夷自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他傳皆史公自己撰述獨此只引舊傳之文所以謂傳中變體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

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歸往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占者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三代之通義也武王伐紂之時距文王之卒十三年矣而諫者猶云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父死不葬此理殆不可曉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讓字恥字逃字隱字俱是首段埋伏一應出古人文律之細如此而後世猶以離奇目之何也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

正指天
百舉世載
知其非是
世之人也

前半將許由下隨
務光伴伯夷惜三
人之不得載于詩
書幾欲泯沒而重
為伯夷幸也後半
將顏淵伴伯夷羨

顏淵之獨見稱于
孔子其賢益顯而
更為伯夷幸也文
雖萬折千回而大
勢截然不亂眯目
者妄詫其奇而不
識其脉則亦何奇
有

伴富貴而與草木
同腐甘貧賤而與
日月爭光各從其

其薇矣。以暴易暴。今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
兮。我安適歸矣。於嗟徂兮。命之衰矣。日易暴則固亦
虞夏而不及商。亦非其所歸也。然則周粟既不可食
而舊朝亦不足思。以死為歸。更無別法。其怨深矣。
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遙接孔或曰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此下乃言其不得不若伯夷叔
齊。可謂善人者。非耶。完語不說。積仁絮行。如此而餓死
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伏後半之線
索。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天之報。施善人
其何如哉。其窮類伯夷也。試想而餓死句下。即接天
之報。施善人句。本是一串橫插入顏淵一

案又加仲尼獨薦四字。便令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
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
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過一筆不覺暢
借酒盃。澆魂礪。非傳伯夷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
之本意。矣。須分別思之。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
明指救李而遇
福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倘所謂天道是耶。非
耶。借題發意。止此。以天道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
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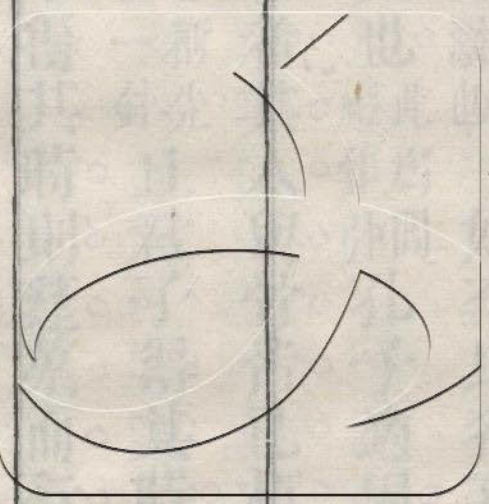
志而已以下只發
此意所引經書當
以意會不得將宋
儒訓詁強合之

上段兩下相較而
擇所重此段則單
就所重一邊言之
名字說到底

此其極論在四
言其極論在四
言其極論在四

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
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所重者名
聲。所。輕。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
者。富。貴。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
言。德。同。則。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言聖人起于世
樂。相。稱。引。而。人。皆。得。附。之。以。自。倍。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
見。與。經。之。本。義。不。同。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若。穴。之。士。趨。舍。有。
時。若。此。類。名。埋。滅。而。不。稱。悲。夫。卽由光等推之閭。巷。
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

哉



已言在錄之三

上

此段莫認作賊識
仲尼乃真是千古
知己良朋愛而切
劇之雅自聖人言
之則溫良恭儉讓
也自老子言之則
驕氣與多欲態色
與淫志也若謂唐
突聖人何翅說夢

老莊申韓列傳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

既註其縣又詳其鄉里先寫得鑿鑿

為後文一片迷離作反激也

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

室之史也

此為問禮於老子老子曰

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

實是絕頂開示獨其言在耳

為則古稱先且君子得其時則駕蓬藁而行也與下者腦後一針且君子得其時則駕蓬藁而行相對今

人多後一針且君子得其時則駕蓬藁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

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若虛若愚正是蓬藁作用蓋孔子之來儀文都雅故以是矜之

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

此書之入
其書之入
其書之入

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去其無益者則本體明而

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

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

以為鱗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得此一

遂令千古而下不復聞訾議老子之言吾嘗恨釋迦

不得共孔子一堂酬對因生無限異同豈非缺事

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相視而笑莫逆于心惟老

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不露首尾居周久

之見周之衰乃遂去筆意漸玄去至關關令尹喜曰

子將隱矣疆為我著書可謂多事看疆於是老子乃

伯夷屈原二傳及
七傳皆史公變體
伯夷傳嵌舊傳于
中而前後作議論
屈平傳夾叙夾議
雙管互下此傳則
於莫知所終以下
傳文既畢別綴異
聞忽明忽晦忽實
忽虛寫來全似畫
龍之法風雲晦冥
之中乍露鱗爪而
其中莫非龍也殆
亦因孔子猶龍之
喻撰成此首異文
史公之神行千古
夫豈易識耶

著書上下篇著書本為尹喜若言道德之意意字五

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一筆收過却另起無數風

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

孔子同時云意謂老萊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

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造端于此自孔子

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錯

離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

而霸王者出焉入此四句無謂而文勢得或曰儋即

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針鋒簇簇老子隱君

夫... 坡論黃石公本此... 老子之子名宗... 宗為魏將封... 於段干宗子注... 注于宮宮玄孫假... 假仕於漢孝文帝... 而假之子解為膠... 西王印太傅因家... 於齊焉此段歷... 敘世次與起處詳... 書鄉里官益相... 應皆以整瞻求... 離奇之法世之... 學老子者則紉... 儒學亦紉老子... 道不同不相為... 謀豈謂是邪輕... 意自淡李耳無為... 自化清靜自正... 結得奇即所謂... 道德之意也太... 史公曰老子所... 貴道虛無因應... 變化於無為此... 即文體故著書辭... 稱微妙難識推... 為第一莊子散... 道德放論定評... 要亦歸之自然... 次于老子卑卑... 中韓總施之於... 名

子也。總斷一句高極東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

於段干宗子注。注于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

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印太傅。因家於齊焉。此段歷敘世次

與起處詳書鄉里官益相。應皆以整瞻求離奇之法。世之學老子者則紉儒學

儒學亦紉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輕意自

淡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結得奇即所謂道德之意也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此即

文體。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推為第一莊子散道德放論

要亦歸之自然。次于老子卑卑中韓總施之於名

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原

於道德之意。千古卓識是合傳本旨而老子深遠矣

玩篇末歷敘世次則孝文朝之李假上距伯陽纔

七世固與史公同朝比肩者也子孫世系名位秩

然絕非舍衛恒河荒遠難徵之比然則青牛度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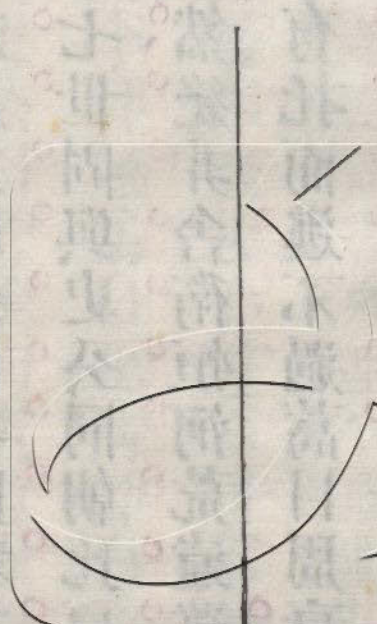
有托而逃不過蒿目周衰潔身避世謂之隱君子

真不易之定論矣篇中一詳鄉里一記亂嗣去跡

來蹤瞭如指掌而偏要於著書隱去之後憑空駕

出許多傳聞異詞來幻忽錯綜令人捉摸不定蓋

文章狡獪貴稱其人所謂春蠶作繭隨遇成形太史之書所以無奇不備若不得其命意之所存幾何不等於癡人說夢也



司馬穰苴列傳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伏篇末案齊景公時晉伐阿

甌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詳記連兵為苴責莊賈數言張

本晏嬰乃薦田穰苴曰晏嬰此舉甚高不見法穰苴雖

田氏庶孽阮此語知當時支庶不獲進身者多然其人文能附眾武能

威敵無一字浪譽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

之以為將軍驟將兵打燕晉之師重穰苴曰臣素卑

賤君擢之間伍之中謂問閣之下加之大夫之上士

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

史公作文必胸有成竹故每于叙斷之語管攝全傳如文能附眾武能威敵八字實穰苴一傳提綱非孟浪語

按監軍之名始見于此名為監軍而實受將之節制乃一時權宜之計耳後世至以刑餘統之雖大帥元勳無不掣肘慎事一何其昧于建置之初心也表以測日景漏以驗時刻出色畫日中二字殺機可怖

意與項羽責宋義之辭髣髴然彼是私憾而曲加之罪此却說得恍惚動人所謂文能附衆者良不誣矣

只此是請監軍意

尊以監軍乃可孫武殺寵姬穰苴誅莊賈總是一副辣手皆以羈旅踈賤之故不得已而出此當原其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頓出殺機夫苴則何以殺之而已古云願得將軍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之頭可以集事正此類也請監軍本意以為將君之軍而漏待賈賈素驕貴請監軍本意以為將君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畱飲驕貴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殺機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于仆表決漏之下補此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畱驕

聲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一番議論能使三軍之士忠憤激發即賈亦自喙難辭故行法而能令人心服若孫武於吳王今敵國深二妃徒以兒戲殺人愛不可同日語矣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寫得嚴毅有體凡此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返詳寫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此只是文章餘波相屬之意妙已非正義須分輕重看

看此段益見殺賈
之志久有成心縱
不後期亦必求他
過以誅之總欲借
以立威而已

穰苴之用兵頗有
雍容之度非專尚
威武者也但以起
于庶孽奮迹戎行
穰即極意拊循終

為其下所易故不
得已借一驕貴之
天殺之以為彈壓
之本迨其後一戰
功成而世家之恃
害旋作愈知其前
之苦心直與淮陰
背水異用而同工
者矣

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
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
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馱馬之左驂以徇三軍
軍法雖嚴何嘗不有通融當面轉換遣使者還報然
得妙夫業貴何嘗不受命於君哉
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前
一段之威烈不可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
無此一段之慈仁
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公得意筆都如此三日
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與前三軍
慄作兩晉師聞之為罷去先聲奪燕師聞之渡水而
扇收東

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淋漓
滿志此皆未必實然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
之語而文如此始暢
後入邑與立表下漏處遙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
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曰
以益尊於齊勤穰苴已完輕輕一筆遞下乃知起處
也者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
退穰苴苴發疾而死孤單之難振如此益見監軍田
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后及田常殺簡公盡
滅高子國子之族此何足紀聊為穰苴吐氣耳史公
往往心愛其人則臨文不無過當

穰直既為大司馬
則自可稱為司馬
穰直此文以兵法
之名連及乃一虛
實互見之妙正不
必泥

穰直既為大司馬
則自可稱為司馬
穰直此文以兵法
之名連及乃一虛
實互見之妙正不
必泥

千古但知王半山
天變不足畏人言
不足恤祖宗不足
法之語為萬世罪
人不知開山之祖
乃衛鞅已盡發其
底蘊也半山處弱
勢而所任用者非
其人故禍深而其
行不遠衛鞅據強
國而一衷於獨斷
故頗有效于國而
徒以自禍其身若
其立意則合若符
節者也

處至常會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
直之法而諸侯朝齊又得振而穰直齊威王使大
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直於其中因號曰司
馬穰直兵法前並不為司馬二字作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闕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
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褒矣貶語若夫穰直區區
為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其意明以
為少褒則穰直何暇及處正是善世既多司馬兵法
用其法處也是贊穰直非抑之也
以故不論著穰直之列傳焉

商君列傳

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可知惟欲衛
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此先絕其且夫有高人之
行者固見非於世此言人言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放
于民放字借作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此言
集思民不可與虛始而可與樂成二句頗論至德者
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此言要在是以聖人
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此四
明自露破綻而孝公甘心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
焉溺于強國利民之說也

以上廷辨之言針
鋒簇豎文勢亦極
可觀

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
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其論雖正。然亦足
以服鞅。不足循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
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
與論於法之外也。聖人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亦但神
化於法之中耳。豈有離法而求治
乎。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知者作法。愚
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獨不謂損益可知。因
者居其全。變者居其
一二。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
過。循禮無邪。此亦在功利上起見。如以利則衛鞅曰
何所不至。宜其亦不足以折鞅。衛鞅曰

當時諸國爭衡游
談縱橫之際所最
忌者以國情輸敵
也。秦自立告姦連
坐之法。咸陽以內
重足一迹。其勢益
厚。職此之由。舊解
以淫奔之說為姦
謬甚

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看其辯亦幾窮矣。支吾甚贊。故湯武不
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
者不足多。此數語。則曰給禦人而奸邪亦因之。孝公
畢露矣。奈何甘杜。二子遂無以詰之。孝公
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
而相收司。連坐。其連坐之法。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
見下三句。與斬敵首同賞。降姦者與降敵同罰。此比例斬敵降敵
則為奸細之人。
明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此益戶富
國之本。有軍
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
此強兵大小。僂力木業。耕織。此段申言富
國之條目。致粟帛多

先輩言商君之法
秦之所以興亦秦
之所以亡身之所
以榮亦身之所
以辱諒哉夫秦之民
固邪岐豐鎬之舊
民也即使地氣高
涼性饒勁悍然尊
君親上孝友樂易

之風亦漸摩甚深
卒難搖奪至商君
以酷烈之氣滌蕩
無餘十年之間喪
其故我終秦之世
不可復回其禍可
勝道哉

者復其身免其一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擊
沒入官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此段申言強兵之條目以
宗室言之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
其下可知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即
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
辦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對針上恐乃立三丈
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
雖在賞處寫亦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
有酷烈之氣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行
於民期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

是太子犯法既云民不便令不即寫民却接太子犯
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
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
皆趨令持之者期年決行之十年秦民大說可與樂
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
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轉筆遙接言令之
有來言令便者并言令便者亦遷衛鞅曰此皆亂化
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
商君變法一事乃三代以下一大關鍵由斯以後

先王之流風餘韻遂蕩然一無可考其罪固不可
勝誅然設身處地以一羈旅之臣岸然排父兄百
官之議任眾怨兼眾勞以卒成其破荒特剗之功
非絕世之異才不能為也故吾以為古今言變法
者數人循鞅才子也介甫學究也趙武靈王雄主
也魏孝文帝明辟也其所見不同而有定力則一
惟學究之害最深以其執古方以殺人而不知通
其理也

張儀列傳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
秦自以不及張儀一生履歷兩人張儀已學而游說
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插此
小小點綴全為存起脈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
並與范雎受辱處不同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
之璧然儀必有以致之其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釋
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致辱在此
此婦人只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否極自負語
見目前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否
言然勝于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
明言多矣

戰國時曳裾侯門者誰非貧士而獨以盜璧疑張儀且於貧字之下坐以无行儀必有一生所為貪昧苟賤有市人奴隸之所不屑為者而儀無不為之則侍飲盜璧猶常事耳儀傳本不足錄愛起段詞理致佳摘為小品誠不愧雁宕一峯峨眉片月也

蘇秦說六國為從
約長身相趙王持
浮說以誑富貴彼
固謂從親之後不
憂秦伐耳若端端
焉慮秦兵一出而
從約即解思得一
人陰握秦柄以俾

夕無事已得保
寵榮者乃其隱
私獨苦之情而
可令六王窺破者
也故其激儀之詞
恐其樂小利而不
遂語意渾融惟儀
心會苟明以敗
從為言則趙王亦
安用此空名無實
之從親而界之相
印哉故吾謂舍人
辭去數語為非當
百之情事也

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
可使用於秦者蘇秦能用張儀即秦之勝儀矣而自謂不及者固就大結局處言之非他人所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
曉路子何不往遊以求通子之願兩辯士必無共事之理儀之此來畢竟為楚相一辱急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
不擇音之故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
誠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
之堂下賜僕妾之食據弄張儀只是推墮于淵升之能籠絡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
此語未嘗不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

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寫張儀入
蘇秦玄中意本直致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
而又能雋宕故奇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始
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器
說明不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
辱之以激其意子為我陰奉之說得大方是明告舍人語恰是陰告張儀
舍人不能解其意乃言趙王發金帛車馬使人微隨張
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
取給而弗告術其淺只是貧窘中易感耳思之可嘆張儀遂得以見秦

蘇秦之說
張儀之說
蘇秦之說
張儀之說
蘇秦之說
張儀之說

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

去奏機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

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

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此數語恐當日未必

毫無味矣史公未檢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

之筆也不可不曉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

謀今君已用已足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

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蘇秦只要討吾又新用安

能謀趙乎是正答却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

言此八字方是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此又自明張

儀既相秦為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

璧若咎我若善守汝國我願且盜而城短簡古雋絕

安能蘇張同門學術而蘇秦早自以為不及張儀迨其

後儀以相秦善終秦以術窮車裂雖其人品本無

低昂而迹其成敗之由秦之不及儀也明矣雖然

鬼谷之術吾不知其何術度不過揣測人情縱橫

游說而已今觀國策所載蘇秦說六國之辭機局

變化議論精悍絕無印板氣格所不欲明言者連

雞不能俱棲之一着耳張儀說六國事秦則一味
恫疑虛喝欺昧喪心文筆恣漫亦無好致然則秦
之術何必不勝儀正由露穎太早既不能為用秦
之易財不得不為用六國之難自知傀儡場中刻
木牽絲原無實用聊借一朝轟烈吐引錐刺股之
氣耳蘇張皆小人之尤而張更狙詐無賴故附辨
之即史公毋令獨蒙惡聲之旨也

孟子荀卿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

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以大旨挈

一篇占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

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櫛括

中王日何以利吾國一節文字

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史公好奇橫而後儒

雅之言輒畧而不詳意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

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濶於

以孟荀為一傳之
綱重儒術也其下
乃將騶子淳于之
屬連牽串入文勢
既極變化則主腦
或恐不明故特作
一冒在傳前而專
以孟子之言為主
正是絕大好問架

初人能為此語者仲舒賈誼之外蓋絕響矣史公卓識亦何可及哉

騶衍之書大抵奇志洗洋不可方物者也史公於他人數言鑿括獨于衍之作疊疊不休固由於好奇之心亦以文字易於浩博可以踞一篇之勝耳然亦非史家之常法矣

事情齊梁語變孟子當是之時推原一段借客形主

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

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務於

合從連橫以攻伐為賢此是齊梁不用孟子之而孟

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

章之徒序詩書遺仲尼之意孟子所稱引作孟子七

篇其後有騶子之屬總摯合傳之齊有三騶子其

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一個封為成侯而

受相印先孟子妙在昔川孟子定盤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

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一個若大雅整之於身

施及黎庶矣此二句是騶乃深觀陰陽消息此二句

著書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此三

騶衍著書條目終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

大之至於無垠其作用則不出乎此下先序今以上

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始謂學者所大並世盛衰大槩

以為盛因載其禮祥度制即禍推而遠之至天地未

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已上一段是先列中國名山

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

東坡之論禪學也
謂辨欲窮窮則推
而墮之汪洋大海
之中令人不復知
邊際所在則駭以
為神奇騶子之學
大率類此漢武帝
時文成五利之屬
敢為大言處之不
疑其胚胎固已具

于此矣史公明知
其荒渺不經而偏
詳寫之徘徊歎咏
始深有感於時事
而借題發洩非偶
然也

外人之所不能睹已上一段是稱引天地剖判以來
五德轉移此承上敘今一段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如封禪書
公孫卿之說漢土德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
而黃龍見即符應也此承上列中國名山大川
乃八十分居其一分耳一段文有詳畧而明是兩
扇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
序九州是也正以可資談鋒耳不得為州數文筆
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九夷八蠻
所掌安所得九之於是有裨海環之然則裨海外之
數而整齊之乎八州公又安從
而知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

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浩博洗洋天地之際
焉其術皆此類也總結上然要其歸及黎庶一段
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
濫字斷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此即驚怖懼然顧化音懼
其後不能行之即仁義節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
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供從瞿然顧適趙平原君
側行徹席逐句變體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
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其游諸侯見尊
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

意與陳代枉尺直
尋之古畧同為騶
于立地故亦高

于立地故亦高

此處第一束

一傳合叙十餘人
而孟荀以外所獨
詳者騶衍淳于髡
也衍則有先作合
而後引之以大道
之美髡則有諫說
慕晏嬰及終身不
仕之高故以四子
為經而諸子組織
其中讀史者當先
識其造意之處而

回顧孟子忽援仲尼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

作伴尊孟子極矣又引伊尹孔

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子伴孟子天

矯極矣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引古不必

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此句極為孟子占身

持方柄欲內圓鑿其能入乎感慨之中微帶諷或曰

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

伯特引此義仍合到騶衍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應

瞿然顧化及仁騶衍其言雖不軌倘亦有牛鼎之意

乎語意新妙不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稷下齊人

今紀其尤著者如髡等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

耳以此為下半提綱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

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

道哉筆端有眼與孟子不阿世苟合不同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

之為人也超山諸子一等為然而承意觀色為務提

綱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

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

晏不及一作嬰連屬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

人不足為言耶何故哉客以謂髡敘法髡曰固也吾

後觀其剪裁之方
不至目迷五色

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
默然此承意觀色之實用亦自奇絕然必詞探客具
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子先生誠聖人也奇動得
得前淳子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
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
來二段倒敘在惠王口中便有許多幻忽若先說在
可悟作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宛然如後淳
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故作擒縱與前惠王
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髡亦諸子中之佼佼于是

詳一段簡一段叙
一段斷一段此種
夾互法史公以外
未見其兩易曰物
相雜謂之文非天
下之至文何足以
語此

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髡之行藏
別具滑稽傳此則就
文設色耳不必太拘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
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合敘三人專就著書處故慎
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
焉
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純文前並提
二騶之後又別開許多議論而以顛綴于諸於是齊
子之末奇絕之文總要識其穿破聯絡所在
王嘉之自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

此處第二束

於荀子文中品目
諸子猶起處之引
田忌孫子輩作觀
塾也史公文絕去
排偶之迹而意象
整齊不苟如此

錯綜洋勃筆意極
絕

之衢與騶衍見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

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齊之尊士名而已矣特

荀卿趙人題曰孟荀以孟起以荀收亦金年五十始

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爽也文具難施

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品諸子俱故齊人頌曰

談天衍洗雕龍爽藻炙穀過髡過平聲與鍋近車穀

其流不盡言其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

辯展轉不窮也

最為老師齊尙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

就諸子較量一番歸齊人或說荀卿荀卿乃適楚而

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

敘荀卿獨甚潦倒同于孟子之困抑而李斯嘗為弟

異于諸子之榮光此孟荀合題意也

子已而相秦此語偶及非荀卿嫉濁世之攻亡國亂

君相屬明明與兵等語作反射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

譏怪明與騶衍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

明明與髡爽諸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

著數萬言而卒此則特舉以與孟子七篇作因葬蘭

陵此下又以當時游士之著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
白同異之辨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

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自孟子至於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墨翟疑與諸子不同時，故又別附之。

孟嘗君列傳

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以賤妾所生，不欲舉之，易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前二段皆寫人能自振，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拔之實，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一腔俗諦，自以齊戶為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乎？嬰嘿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

戰國策載薛公田文語數篇，真得縱橫之精者，乃知孟嘗之機鋒，銘利自幼，已然觀此二段可知。

入當蕭寂之時偏
名道眼一入繁華
之會頓適迷途今
觀文之說父以為
厚積餘藏遺所不
知何人可謂明矣
然當三窟計成封
殖無厭聽雍門之
歌而涕泗橫流者
又何其戚也夫患
常生於多欲而感
每切於窮時文之
相齊蓋亦忘公家
之事而便其身圖
者也違心之談徒
欲假以奸媚位耳
豈足道哉

命於尸則高其尸耳誰能至者真滑稽嬰日子休矣
久之文承問問其父嬰日子之子為何欲求出頭曰
為孫孫之孫為何好機曰為立孫立孫之孫為何曰
不能知也言至此不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
齊不加廣只帶說以定門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
不見一賢者立意不在此文問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
相自負語亦以抹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
僕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
以遺所不知何人妙語解而忘公家之事日損帶文

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
聲聞於諸侯孟嘗君若不得賓客之力安能諸侯皆
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為太子嬰許之嬰卒諡為靖
郭君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為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
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
業厚遇之孟嘗君門下賓客最雜即代營三窟之馮
公寫法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
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實寫二事以而屏風後常有
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

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
 蔽火光客怒以飢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
 飯比之客慚自到以上二事皆所士以此多歸孟嘗
 君此中定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重寫一遍人
 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已寫得
 為相而結客固將以網羅天下之英才而為國樹
 人也即不然亦必綠池應教文章枚馬之儔東閣
 從遊參佐邗溫之選於以鼓吹風雅翊贊絲綸不
 無小補云爾川文起庶孽之中假聲援之助挾持

浮說固非木懷迺至號召奸人侈張幸舍家作逋
 逃之藪身為盜賊之魁語有之披其枝者傷其心
 根之撥者實將落齊之不亡亦幸矣豈特雞鳴狗
 盜近出門墻為士林之恥而裹足不前也哉夫藥
 籠之品應不棄乎洩勃之材夾袋之名或曲隱夫
 疵瑕之士雞鳴狗盜處之末座政亦何嫌但文之
 立心已非設科無擇忘公室而便身圖遂致甘為
 奸魁而不惜耳故原其本而論之

文章有一事分見
彼此各盡其奇而
彼此亦不必相顧
者必以分寫為體
若一傳牽合則各
不得盡其妙矣如
邯鄲之圍信陵君
傳則極寫侯贏朱
亥節俠之奇於魯
仲連傳則極寫辛
桓衍帝秦之辨於
此傳又極寫毛遂
自薦定從之策而
完之秦兵之退與
謀侯未嘗交鋒若
僅以其事而不惟

平原君列傳

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
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
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
得定從而還制以曹沫劫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
足矣自負門下多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
十人仍如無一人則平原之門下可知矣門下有毛
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
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

此處文字模糊，似有圈點標記，但內容難以辨認。

其文則于趙世家
大書諸侯謀合從
救趙秦兵引還一
語足矣史記之文
也作史家不可以
不知也

其文則于趙世家
大書諸侯謀合從
救趙秦兵引還一
語足矣史記之文
也作史家不可以
不知也

備員而行矣自有深沉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

幾年於此矣駁毛遂正所毛遂曰三年於此矣此言

進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辟若錐之處囊中其

末立見論亦可人不愧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

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若以論尋常之

流固亦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連下三

可矣聲音笑貌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其語快甚

紙上活現更不忍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

已中有無數屈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

笑之而未發也無以難之之故亦猶備員之見毛遂

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

從言其利害日出而君之日中不決但為趙起十九

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是皆服之後語非姑以調之毛

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但責平從之利害兩

言而決耳先出一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

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

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

遂按劍而前曰兩按劍字寫得奕奕與前文不能取

楚王叱遂何至遂以命懸已乎辱之妙在兩提吾君在前句便見叱舍人便是辱平原則主辱臣死之義亦胡能更忍古人立言周匝有體絕不專恃一朝之氣也

時邯鄲之圍方急秦明告諸侯有敢救趙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以故諸侯觀望不前不知今日以此孤趙他日復以此孤他國則有任其蠶食而盡焉耳無奈諸侯畏蒞性成惟顧目前故不說到發塚燒尸極傷心無地處必不能激發毛遂一氣趕出一戰再戰三戰等句使楚王更可地縫可入正與魯連烹醢梁王之語同一

先折服之所以揚其氣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也。不然便開口不得。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眾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眾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方折入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略開豈其士卒眾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最善立言。持戟百萬。此伯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眾。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令人慚憤汗流。其從之也。此百世之怨而趙之

所羞。只此插一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此所謂兩吾君在前叱者何也。再找一句。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再扣一句。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穎脫而出矣。遂定從於殿上。殿上與堂。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報目笑之。嗚然亦不必平原君已定從而

作用當時之風氣
選儒亦可知矣

此傳亦生平最用
意中極愛慕之人
此傳亦生平最用
意中極愛慕之人
此傳亦生平最用
意中極愛慕之人

他傳多本國策原
本舊文而刪潤成
篇惟此別無粉木
故信陵君是史公
意中極愛慕之人
此傳亦生平最用
意中極愛慕之人
此傳亦生平最用
意中極愛慕之人

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平原語處處勝相士
多者千人寡者百數只為其盛士之自以為不失天
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以信陵列傳觀之
先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
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噴噴連翻
遂以為上客文有畫意

信陵君列傳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
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先點出信陵
篇着眼在公子二字故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
其號只於起處帶過也
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
子患之此句有接雲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四字綱士
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此句立一篇之綱而又
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
客三千人當是時兩是時離合人諸侯以公子賢多

加兵十餘年者統
結一筆而華陽下
軍之敗使無些子
關碍矣若出後人
必要掩過此事則
何以為良史之書

意中對發意之入
意中對發意之入
意中對發意之入
意中對發意之入

一節史公用
二十分精神二十
分筆力對付得來
史記中如此文亦
不多得也
侯生千古大俠迴
非朱家郭解一流
人所及想其遺跡
夷門桑榆日薄而
一腔熱血未遇真
知己者酌之其意
中國久將四公子
本領車輪打算而
知其無如信陵賢
矣然至白首從人
而或仍歸豪舉則
前此自愛之謂何
故必再曰試之而

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此句直兜到邯鄲救趙公
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傳驛也下傳同言趙
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
王田獵耳非為寇也寫得神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
博如畫一筆反映出如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
王獵耳只減一字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
公子曰臣之客特先虛寫一客為通篇起線而有能
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
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根

有深意魏有隱士曰侯嬴特提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
門監者老且貧其官又卑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
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
受公子財只此一行是特寫侯生人品以後公子於
是乃置酒別起一案大會賓客二句坐定先安頓他公子
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古人尙左此指侯生攝
敝衣冠色生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上謂坐公子之欲以
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第一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
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此等伏法真是神施鬼

知其人信可依也
然尚不遽告以真
心之言直至大事
臨機而後一場轟
烈為天地間不可
少之人唐人夷門
詩有云非但忼慨
獻奇謀意氣兼將
身命耐向風到頸
送公子七十老人
何所求可謂善論
古者矣

二十餘年
一論史公

必其事
實然也
公子引車入市
侯生下見其客
朱亥俾倪
慢之
故久立與其客語
微察公子
公子顏色愈和
節語
當是時
魏將相賓客滿堂
待公子舉酒
市人皆
觀公子執轡從騎
皆竊罵侯生
忽從家內插一筆從
騎插一筆
市人插一筆
神妙
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
之筆當面飛來
又憑空抹倒
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
第三節
乃謝客就車
至家
公子引侯生坐上坐
徧贊
賓客賓客皆驚
贊者通其名于賓
酒酣公子起為壽
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
着此一篇話
令今日不寂
掩却自己一片深
今日贏之為公子亦足矣
贏乃夷
心智勇深沉如此

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
又借侯生自言將前
段零零碎碎錄做一
申妙
自迎贏於眾人廣坐之中
不宜有所過
今公子
故過之然贏欲就公子之名
淺甚即所謂為公
子亦足矣之實也
故久
立公子車騎市中
過客切觀公子
作十五字
公子愈恭
市人皆以贏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
能下士也
謂所
就公子之於是罷酒
侯生遂為上客
此時公子究
侯
名也淺甚
於是罷酒
侯生遂為上客
未識得侯生
侯
生謂公子曰
臣所過屠朱亥
此子賢者
波蕩漾及之
文章律
世莫能知
故隱屠間耳
公子往數請之
朱亥
法不苟
世莫能知
故隱屠間耳
公子往數請之
朱亥
故不復謝公子怪之
試想此二句亦可作得一篇然
詳在彼即略在此可悟古文之

趙惠文王與魏安釐王二國之主也。而為平原信陵之兄，以當日事勢言之，固以二公子為政。然國家安危大計，則豈有不仰重于王者看史公從二王卸到二公子，漸漸引下無一毫痕迹，真叙事神品。

訣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倒補一筆見其兵勢之重他人則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公姊則亦安釐王之姊若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眾子救趙先從惠王帶出公子一段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娟峭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方起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妙寫魏王心事平原君使者已卸下惠文王矣妙手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已卸下安釐王矣妙手勝所以

以賓客赴秦軍俱死下策也在公子雖以救趙為仁比之從井救人可謂分毫不異矣公子之賢何遂出此故知數請魏王及賓客辨士說王萬端二語最重蓋侯生費如許計畫并以

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帶婚來不媿魏王專今邯鄲且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責公子妙手文字有聲韻讀之如適見且公公子能急人之困也其告語之狀惟史公有之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耶只以親情責魏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此數語極重故敘之不一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必至此而秦軍之策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要看請字欲以字蓋尚行過夷門見侯

身命相殉其實不
過使公子代晉鄙
為將耳至後之所
非生所能教也公
子之才足以抑秦
存趙而魏王必不
肯聽之者此春掃
國內之兵寧以屬
之晉鄙不肯屬之
公子正前此北境
舉烽探得趙王陰
事一着深犯其所
忌故名為畏秦實
畏公子此萬端之
說所以必不能移
也使非萬難之會
亦何待侯生出死

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字亦以請計畫
於生侯生日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浪之行孟公
耳激魏王而不悟訪賢士而無辭數
子行數里心不快里躊躇兩端並鬱非專指侯生而
也不快曰君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
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
車還問侯生只問生所以外我之侯生笑曰臣固知
公子之還也侯生何不早為之計而必使其去而復
黃石之期子房參看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
非偶然之騰挪也還此中英雄相視之妙索解不得當與
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辟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

力哉

天下有心人當其
窮賤閑廢之時無
事不留心探察侯
生作用極似唐之
虬髯客古押衙一
流人謂之大俠不
虛也看其兩個聞
字中包却許多機
事回思久立車騎
市中時直似小兒

尚安事客罵殺同赴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
送畧顧木身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此恨字非怨
有所不足也史公子再拜因問方是侯生乃屏人間
記嘗有此字贏開管籥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
語曰深方是嬴開管籥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
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虛開如姬父為人所殺如
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
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
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知如姬之力能竊又
着算定方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
幹得事

作劇瞞却生人眼

兵符合驗國家重
事有符而逆料其
不聽侯生於何處
想出此段變局蓋
晉鄙嘆惜持重其
深知魏王之疑忌

公子者在公子或
默知之而侯生未
必知也生之意不
過如國手布局更
不留一毫空隙耳
故必云聽則大善
不聽則擊之寫出
謀事審機毫髮畢
具

或謂侯生為公子
畫策代將亦可以
無死不知公子以
侯生為上客通國
莫不知竊符矯命
之謀當莫不謂其

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伯之伐也此數

語只輕帶妙語亦只畧敘文勢請如姬

為公子地也不如此公子行三字

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此公子行三字

句相應須知只是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

蓋盜符危事非可稍濡也

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

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看其先

布定真乃異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

於是公子泣寫公子寫得樸忠可愛蓋有侯生之

生曰公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嘆惜屢惜音

言也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此

數語公子亦曾料到只讓侯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

笑曰臣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

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朱亥曰角粗糙又另是今公

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

侯生侯生日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

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讀至此令人不寒而

受成于生也公子
去而侯生留魏魏
王能忘情于生乎
然侯生苟畏死則
不當從公子俱至
也今但以老為詞
以堅公子之志一
以報晉鄙之無罪
殺其軀也否則
七十若翁既報知
已又欲槁項脯下
前之英氣安在哉

公子亦其公也
公子亦其公也
公子亦其公也

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其語欲
無聽又描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殺晉鄙
敗須合欲無聽三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
字作一句讀之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
曰此非侯生所及教也極寫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
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
總是安其心作其氣兵不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
在多心安氣盛無不克也
救邯鄲存趙正而却不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于
界平原君負鞶音闊矢為公子先引
伏線如此段極寫趙王平原之敬禮公子已趙王再
為矜驕伏線矣下界加提引而其事瞭然

史記卷之三

四

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
不敢自比於人借平原作公子與侯生夾至軍侯生
果北鄉自到此段了知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
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只數筆耳情事
點滲漏若能詳而不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
能簡非大手筆也
客畱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
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彙括自迎于界一段再
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不必實然先作此
見其客有說公子曰此客所言大有儒者氣物有不
妙

公子亦其公也
公子亦其公也
公子亦其公也

史記卷之三

四

侯生之後毛薛之
前何可無此客甚
矣信陵之受益於
客者不一而足也

當時四公子及文
信侯之徒爭相誇
耀食客各數千人
然惟信陵間得真

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
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
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
人肺腑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
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極寫趙王掃除自迎執
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
極摹公子謙讓與自言罪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
上驕矜激射成采
如繪趙王侍酒至莫日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
借趙日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鄙
公子之讓乃肯而鋪粉法

士而又俱不在門
下食客中尋出如
侯生毛薛皆未嘗
幸舍相從煦濡乞
活者也因知當時
所謂食客者大都
皆窮賤無聊舍垢
忍恥之徒而秦漢
之交如商山茹芝
之老圯上受書之
人不過如毛公薛
公其人而亂離之
際老死無聞黃鵠
高飛冥鴻何慕風
塵之外可勝道哉

為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
子畱趙案不可少公子問趙有處士毛公藏于博徒
薛公藏于賣漿家若牙原則直云博徒賣漿者耳公
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流輩公子聞
所在乃開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出深心卓識寫平
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平原君出魏始吾聞夫人弟
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
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妙得日
始吾聞平原君賢亦川始吾聞故負魏王以救趙以
始吾聞今吾聞兩
湖寫來不知何所

聞而許以天下無
雙若今之聞則陋
甚矣則前之聞亦
待焉耳

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
平原君客好結公子留趙十
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

語未及卒以下數
句入神之筆一面
摹寫公子納諫之
勇一面公子已至
魏矣省却與趙王
平原作別許多累

稱平原君歸重語不妄下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二字斷盡
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又閣一筆
深心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尙恐其不我欲
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語斬截而辭不
此乃裝為去夫人具以告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
平原君歸公子只是周留信陵終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
固不足惜但太公子傾平原君客好結公子留趙十
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
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為魏
王使通者死亦故作過激語以賓客皆背魏之趙莫
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二公所見
等客自不肯輕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
易食人門下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
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
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說得傷心
當如語未及卒極寫與誠門下公子立變色告車趣
是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亦與奪兵符而以上
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編年處
皆當着

筆也左傳屢及乎
室皇之外數句可
以爭奇
魏公子所處之地
不飛不躍非田非
天乃天下疑忌之
叢也况負一世之
高名抱非常之將
畧乃僅以一朝破
敵善刀而藏其心
則甚苦而其遇固
未為不幸也况魏
自建國以來受侮
強鄰固非一日今
得公子而使乃祖
願比死者雪恥之
痛得以少酬且使
大梁夷門芳流下

古豈非天下之至
快耶史公盡力掄
揚極一彈再鼓之
勝乃知執鞭欣慕
何止晏嬰此老之
神交至矣

公子使使通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
救魏時實不可少公子耳不然縱無公子率五國之
兵破秦軍于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
抑秦兵秦兵不敢出實寫公子功烈全當是時公子
威振天下神句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
俗稱魏公子兵法贊一筆之既收用兵之善兼秦王患
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借
便是史公雕龍繡虎能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
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
為魏將諸侯將皆屬於此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

王亦語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輕陪諸侯畏
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歸重秦數使反間偽賀公子
得立為魏王未也加倍法文章魏王日聞其毀不能
不信亦寫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
此再字蓋寫救趙時不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
在國政一重疑忌在前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
酒而卒英雄末路亦自大可人意比之其歲魏安釐
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
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獨以
魏亡

係公子傳末亦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篇終着
 他傳所絕無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一
 段頓令全如續讀之令千載下猶有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
 傳生色餘慕奇文移情一至于此
 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
 城之東門也深愛其人獨神往夷門天下諸公子亦
 有喜士者矣即公子之所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隱者
 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
 令民奉祠不絕也短音促節咀味無窮

不知文者嘗謂無奇功偉烈便不足垂之青簡照
 耀千秋豈知文章子奪都不關實事此傳以存趙
 起抑秦終然竊符救趙本未交兵即逐秦至關亦
 只數言帶敘其餘摹情寫景按之無一端實事乃
 千載讀之無不神情飛舞推為絕世偉人文章有
 神夫豈細故哉

范睢之于魏于秦
所以僅而獲免者
數矣原諸人之意
亦莫不知睢之賢
也徒以一念媚嫉
以惡之之私遂貽
身後許多怨仇之
氣而不可復解如
篇首言睢在魏欲
事魏王而須賈魏
齊無能為之先容
者乃居人籬下逐
隊隨行而鄰國之
君顧聞名而致餽
言外便隱隱托出
二人蔽賢罪案矣

范睢蔡澤列傳

范睢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

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此時不知睢之賢而衆人遇之賈已負睢矣

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范睢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

王問睢辯口乃使人賜睢金十斤及牛酒正使未得報而從者

乃獲無端之賜此實嫌疑雖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

大怒以為睢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亦疑得令

雖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睢以告魏相魏相魏

之諸公子曰魏齊長句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睢折

及其後鄭安平知之而穰侯以宰輔之尊偏弛弛拒人而不肯容一外來之客子矣又一重蔽賢公案也厥後雖既得志辱須賈修魏齊逐穰侯害人者適以自害後之君子苟有見於其人終不能抑之使居人下也無寧早為援手以自托於知人愛人之明毋使效彼三人心勞日拙而卒以自禍也

脇摺齒雖佯死即卷以簣置廁中不過為他人作榜認得賓客飲者醉更溺雖故修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雖從簣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簣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描寫范雎得出後魏齊悔此不久居人下者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字法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伏案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安平亦有心人王稽亦然乃後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遊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

欲見君言天下事含糊得妙此語其人有仇不敢盡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雎賢皆反襯魏齊等之愚嫉非浪筆也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人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特插此段伏人秦首逐穰侯之根范雎曰彼來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雖因機警然亦傷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知此而冒焉人秦其胸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氣色關東有何變

此段文寫聲情畢
現纖悉具備然讀
者皆以須賈為范
雖所賣吾獨以為

范睢則實為須賈
所賣耳當睢委身
于賈之時絕不聞
必為之地乃以無
端疑忌假手魏齊
酷刑荼毒睢之不
死直一髮之間耳
此處隘路相逢賈
已決無生理乃徒
以當時一口之雅
拔禍過存此時睢
有何求不過欲假
此觀賈之情意是
自為賈開一線之
生機也及賈微察
行藏緜袍藉手而
遂以進退維谷之
身儼然得附於故

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
無益徒亂人國耳疑車中有人言為王稽曰不敢即
別去得妙范睢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又其見事遲鄉
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睢下車走曰此必悔
之爽語爽敘真是化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
客乃已心筆匆匆如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
入咸陽耶敵手下子非范睢安能免王稽遂與范睢
范睢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范睢已死
久矣凡起一段文字其提撮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

使須賈于秦范睢聞之為微行敝衣閒步之邸見須
賈范叔畢竟多情之人不然此來須賈見之而驚曰
范叔固無恙乎范睢曰然須賈笑曰須賈極有好智
到八范叔有說於秦耶曰不也前一得過於魏相
分矣范叔有說於秦耶曰不也前一得過於魏相
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不日安能而日安敢在魏則
賈得而須賈曰今叔何事范睢曰臣為人庸貨須賈
知之矣偽也范叔自留與坐飲食日范叔一寒如此
意哀之入其玄中矣
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賜得妙若賈以財物須賈
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便與深言吾聞幸于王

人之誼因而大車
駟馬取之若寄試
睢之意既明而請
罪之辭夙構斯時
睢實為賈所弄而
何暇弄賈雖復堂
前馬食少洩冤愁
而較彼魏齊已不
啻天宮鬼國之別
嗟乎一縞袍何足
重輕而竟以解不
釋之仇無窮之恨
睢何負于賈賈則
實有負于睢耳

天下之事皆決于相君今吾事之去畱在張君孺子
豈有容習於相君者哉苟信其庸貨之說范睢曰主
人翁習知之睢自燈直更忍不任唯睢亦得謁睢請
為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
吾固不出明試之賈為國事范睢曰願為君借大
車駟馬於主人翁意中事總之范睢歸取大車駟馬
為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
賈怪之也此豈庸貨者所能唯欺須
于相君賈亦落得偽為不知須賈待門下持車

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
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
大驚偽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此着
綿時已早辦下於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眾見之須
並非意外事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于青雲之上賈
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但自言無
拔絕不提起魏齊賈有湯鑊之罪此死請自屏於胡
一事賊哉賈也貉之地此生唯君死生之范睢曰汝罪有幾曰擢賈
之髮以續賈之罪尙未足只是混范睢曰汝罪有三

高其有功于秦亦
甚大其於評點國
策中每亟乎之

耳三罪只是一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為楚却吳
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為邱墓之寄
於荆也引申包胥之事以明已無外心其地今雖之先
人邱墓亦在魏公前以睢為有外心於齊而惡睢於
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
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
無死者亦復恍惚悲愴以締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
釋公乃謝罷縱之使出人言之昭王罷歸須賈斥之須賈
辭於范睢范睢大供具恰好與魏齊筵上彷彿而賈之便宜多矣盡請諸

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雖辱之亦文甚

置莖豆其前合兩黥徒夾而馬食之字法妙數曰為我

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但仇其相不仇其王不然者

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

原君所

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睢必報其仇乃

佯為好書秦人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

君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

飲畧撮書中大意耳平原君畏秦且以為然本大不以為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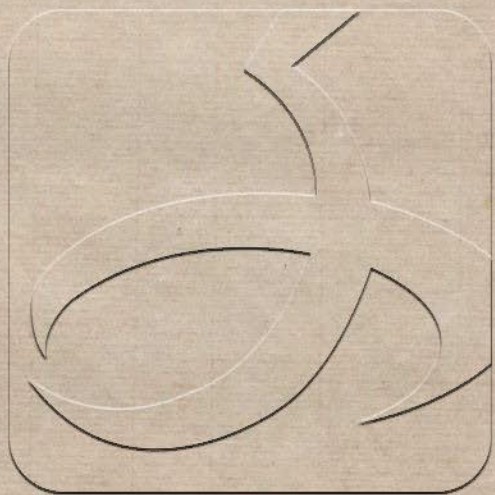
四公子結客而其
木傳在平原君殊
無足觀蓋莫傲於
信陵君也然唐人
咏史有買絲繡出
平原君又未知肝
膽向誰是令人却
憶平原君獨歎慕
平原君不啻口出
者何也蓋學者讀
太史公書固有彼
此互見之妙信陵
傳極勝平原傳頗
下而其附見于范
傳中者平原之
肝膽可以矢天地
而泣鬼神信陵之
依違幾以一語而

喪厥生平之雅尚
然則立乎千載以
下而欲于誦詩讀
書之際尚論古人
又安可不參觀而
博覽之也唐人咏
平原而不及信陵
行以也夫

以畏之故而
聊自解耳
而入秦見昭王
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
亦自不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
倍其書
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
雖古人出口定爾深厚
此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
報仇所以必范君之仇在
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
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
君所以致食客三千人趨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
之若鶩者正賴此一念耳
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
不出也
肝膽
今又不在臣所
昭王乃遣趙王書曰
外言
便見終無如
王之弟在秦
范君之仇
魏齊在平原君

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
此嚇
正又不出王之弟於關
只帶說妙言終
趙孝成王乃
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
觀魏
難所投亦可見平日非無知
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
人之鑿乃失之於范
雖惜哉
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
此念
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
秦勢之重幾
可憐
將焉
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
不覺曰虞卿
適矣
何如人也
只此一問雪
時候羸在旁曰人固未易知
知人亦未易也
淡神情如見
激之
夫虞卿躡屣擔簦一見趙王

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
 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得意時天下爭
 以何如人為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
 疑對射不堪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
 此亦至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
 易知者侯生此語尖信陵君大慚駕如野迎之信陵旋魏齊
 利抗爽極矣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到以負氣死趙王聞
 之卒取其頭子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



71021402

